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一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駁說

駁歐陽子縱囚論 辛酉

知當日之情而後可以論古申天下之理而後可以論治歐陽子之論縱囚何其闇於情而昧於理也當太宗之縱囚也豈真不慮其不返哉蓋必已熟計夫天下大定逃將焉入歸則已不歸吾擒而殺之易易耳夫是故泰然而縱之彼囚之自歸也豈真惡生而好死哉蓋必已熟計夫天下大定逃將焉入歸或尙冀其未減不歸

則被獲而必無可道夫是故羣然而來歸逆知其必歸而後縱之至於既縱而盡歸而忽若出於意外而於是遂赦之天下事有固知其必然而始爲之爲之而果無不然而不覺驚喜焉而反若出於偶然也者是故赦囚之念動於俄頃非特歸者不及料雖縱者不自意也此其情至淺而至顯柰之何深測之而爲是信義恩德之說又柰之何苛求之而爲是上下交賊之論也哉且其所以衡斷者尤非也其言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歐陽子之意豈不謂始縱而來歸者意上之將免我者也故殺之又縱而又

來者知上之必不我免者也故赦之夫冀其可免者不  
過求生之常情知其必不可免而竟來者則眞慙不畏  
死之元惡彼求生而我故殺之彼不畏死而我故赦之  
則是其殺也不殺之以國法而殺之以求生之心其赦  
也旣赦其前者犯法之暴而復赦其今者不畏死之悍  
此於聖人爲何法而於堯舜三王爲何治乎且夫死罪  
鈞也縱而來歸一也殺其前而赦其後是生殺無定法  
也求生而得死求死而得生是喜怒不可測也惡其求  
生而喜其不畏死是好惡拂人性也治天下無定法而  
以不可測與拂人性爲能事吾未之聞也人莫不好生

而惡死先王將使民求生而懼其不能周知也故爲法令律例以頒布天下曰若是者生反是則死示之以求生而終不畏死而後必殺之無赦今殺其求生而赦其不畏死故反先王之道而以權詐之術示天下以巧變勢不至上下交賊而不止嗚呼豈理之中也哉然則歐陽子之論信無當矣太宗之事奚若乎曰非也慮囚之道當慎讞而得情不當逞情而愷法是故囚可縱則囚固爲虛設歸可赦則法令爲具文

縱囚而囚自歸亦何嘗非一時恩德所致不必遠引漢晉卽歐陽子所修五代唐史已指不勝屈而乃以

爲必無之事亦好奇之過也文中未暇及此附識於後

駁崔三過失殺父議

鄭凌以鳥鎗擊賊而誤殺其母奉

旨絞決事在乾隆二十八年其後棗強縣民崔三與父鋸木大風倒木斃其父所司議曰律稱過失殺注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凡初無害人意而偶至殺人者皆準鬪殺律收贖此爲平人言之子孫之於父祖倫理攸關以可以傷殺人之物出自其人之手縱使無心而爲子若孫者亦復何顏偷生視息故鄭凌誤殺其母欽

奉

聖諭免其凌遲而予以縲首今此案核與不及不到之義適符第名教所關不得不抑情就法於是援前例以絞決定議駁曰議者非也夫因鋸木而故以木殺其父其罪當凌遲手抱木力弱或小木支大木不固以至死其父其罪當依過失律絞決不者當勿論王者以孝治天下旌孝子而誅不孝而過失殺者亦誅之所以教天下之子孫兢兢焉慎事祖父必周詳其視聽無或有幾微之失以驚其親而至父爲木所壓而殺其子於義何居聖人之定律也案其事而度其心當其情而順其理

律曰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高廟定鄭凌之罪改爲絞決夫未敢有逆志而所生身死其手苟有人心能一日生平將怡然而就戮也殺之所以成其志將哀籲於有司而以爲無辜也殺之且以誅其心其夫入暗室僞爲鄰人而挑其妻妻以爲眞也拒之力而殺之官原其情妻仰天呼曰嗟乎吾不殺吾夫而吾夫我殺之吾奚生哉卒受刑而死故爲父報仇而殺而旌之者非也夫擅殺有罪人與旣蒙赦而讎之者皆有明禁然而不惜身蹈國法以抒其不共戴天之積忿彼知有父母而已知有身乎不知有身而望名乎

夫孝子之心如是其至也

聖人之律如是其精也而取無辜之人而坐之以不孝可乎可以傷殺人之物烏鎗也非木也出自其人之手鄭凌也非雀三也猝然墻圯而壓其父父將死而子畏避而不救罪當坐父猝壓而死子不當坐何則雖有曾閔之孝賁育之勇而已無殺矣律曰凡祖父母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私和者徒受賄者流子婦殺翁姑而其夫不能管教者杖且枷貧不能養而父母自縊者流夫受賄而私和已與乎殺其親矣不能教養以死其親已身乎殺其親矣然而刑止於枷杖罪止於流徒今風擊



木而木擊其父爲與乎殺其親乎爲身乎殺其親乎而  
又加之重焉爲於律有徵乎爲於例有當乎以目擊其  
父之死而坐則胥天下之侍病者孰不送父母之終者  
乎以其父之慘死而坐則將胥天下畏壓溺之子孫而  
盡誅之乎夫律者至精而例者至繁按例不當則斷獄  
不明無以服死者之心而解天下之惑易曰矢之毫釐  
繆以千里拔鄭陵以斷崔三所謂毫釐千里者也謹駁

康子饋藥說

庚午

夫子無疾而康子饋藥此必補益之藥也饋藥而曰未  
達不嘗此必丸散之屬卽時可服食者也若見本草常

品參苓之屬非但易達抑亦不能嘗矣夫饋人補益之  
丸散必將疏其藥性記其功效告諸所饋之人萬無以  
不可識認之藥贈人而不發一語使人惘然者况康子  
極敬夫子待以國老之禮此必經驗良方可以卻疾可  
以延年收采製造亦必不易而鄭重爲夫子爲之旣成  
而詳具其說以來饋者是其其意不爲不誠故夫子再拜  
而受之也然則此藥何不達之有亦何不可嘗之有而  
曰未達不敢嘗者則聖人之慎疾也人情畏死者則尤  
甚一聞他人有良藥服之而效則必輾轉求得其方至  
若季氏世卿之家貢媚獻諛實繁有徒其方必祕取精

用宏無欲不遂其材必良苟可求而得之尤必百計陳  
乞以冀必得得則服餌恐後矣然而受乎天者氣稟既  
殊履乎地者風土各異在乎人者貧富貴賤安樂患難  
種種不同故或甲服而效之方乙服之未必能驗乙服  
而驗之藥甲服之或轉致疾病古詩云服餌求神仙多  
爲藥所誤嗚呼豈惟仙丹哉惟聖人灼知此理無所炫  
惑固不以人言遽信其方亦不以未信遂棄其藥蓋將  
徐察此藥之與吾身相宜與否果宜亦未必不終嘗也  
故受之而曰未達不敢嘗玩敢字而慎疾之意顯然蓋  
是時固眞未達也而說者謂夫子惡康子而爲是權詞

誤矣

清風說

大塊噫氣號怒萬竅來安自哉去安極哉或曰舍此而他適也或曰宜都有風井陸機所謂風穴者也是烏足知風哉坐三丈密室而闢其南窗風之來也未嘗不深造於吾室之至北驟闔焉而室中無風夫三丈之室非可猝至也當其始來由南而抵北及其將去則必道北而歸南吾乘風之翱翔於北掩不備而驟闔乎南則風當顧瞻徘徊而不可得去杳焉闔寂是奚適哉抑又豈吾室中有藏之之穴哉凡自天降者若霜雪若雨露墜

於地可以積聚於器可以祕爲吾有雲幻物也倏而生  
而變而滅然山中之人能襲之至乎風而人力窮焉十  
日代出流金鑠石若天下有能藏寒風者皆引領而崩  
角矣嗚呼此風之所以爲清也大丈夫以七尺軀取功  
名恩施當世澤畱苗裔則霜露雨雪星雲雷霧之爲也  
極中國至於九州八紘之大而無入不可自得來則仰  
察去則怨患或強起而追之而愈不可得嗚呼其諸爲  
風之德之神而伯夷氏之聖之所以清也

### 鮪說

吾鄉海物之古者鮪醬貢於商海蜃貢於周鮪醬貢於

漢劍與蛤

周書王會作  
龔卽蛤字

皆知之而鮪則無識者說文廣

韻漢書注以爲蚌玉篇以爲魚類篇以爲大蛤郭景純

江賦曰瓊蛸腹蟹李善注之引南越志曰瓊蛸長寸餘

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蛸

取食

按有俱字似腹  
中不僅一蟹也

顏師古曰鮪長一寸廣二分有一

小蟹在其腹中述異記曰淮海之人呼瓊蛸爲蟹奴吾

每讀諸書怪其狀夫海物惟錯雖畧師蠶人不能周知

之然而鮪埼之亭見漢志鮪醬二斗之貢見說文

或作  
三斗

其作二斗  
者誤也不可以生長海濱而鄉邦掌故之物莫之見

也漢志所謂鄆有鮪埼亭者今其地屬奉化縣而鮪埼

村在焉余屬村人使以生者來則其身螺也其首蝦上而蟹下鬚鉗螯跪皆絕肖一似蝦據螺殼中而捕蟹者沃之以沸湯而出之首以下略似蝦肉又其下環曲而漸銳與螺肉無少別沃湯以後首作紅色正如蝦蟹之無異於是知一物具三形而其實則螺也以爲魚者固妄而以爲蚌蛤者皆未見而妄意之者也易曰離爲羸按卽爲蚌蚌蛤與螺絕不類凡螺圓而渾蚌蛤圓而扁螺之殼上巨而末銳層累而旋之以至於末故螺之字從累蚌蛤之殼皆兩扇以自爲開闔故蛤之字從合凡螺之肉恆多堅蚌蛤之肉恆多脆土人之爲醬也多

螺而少蚌蛤

傍海居民亦偶有以蚌蛤爲醬者然不能致遠 劍醬法不傳若鮓

醬今猶漢矣李氏謂長寸餘大者二三寸顏氏謂長一

寸廣二分夫螺之圓渾猶卵也量之以圓徑則可若長

廣無可度者南越謂蟹爲蝓取食述異謂爲蟹奴是蟹

之生蝓房中者出取食飽而入蝓亦飽所謂蝓奴也尤

與鮓殊種抑淮海之間或固有所謂蟹奴者而非鮓也

古謂鄉之鮓吾取諸鮓埼親驗其生死有斷不能與諸家

之說合者惟景純謂腹蟹蟹雖不在腹中而在蝦之下

似乎腹之賦家狀物大略而已固不必如記注家之確

鑿也然則景純所賦殆卽此物而又嘗親見之耶四明



七觀曰寸鮎腹蟹亭以埼名

自注引江賦及南越志

鮎醬賦曰母

以蚌而成筐子以蟹而居裏又曰行者求食居者棲身吾鄉博雅之儒前無過王厚齋後無過全謝山而兩先生之言如是是皆博考羣籍而未嘗自驗之也則宜乎郡縣志之更莫能詳也作鮎說

全太史鮎醬賦全據說文等書以鮎爲蚌屬故云母以蚌而成筐子以蟹而居裏又云若其餘子尙難殫論或依蠃房或寄螺門方茲稍劣未敢瑋昆自跋云陳藏器志寄居蟲一蟹一螺乃蟹之附於螺者與段成式台粵東人言今萬州有之海物異名記所云蠃

奴則蟹之附於螻者予在海土親見之若南越志稱蟹子合體共生則大蟹之中包小蟹者與北戶錄合

皆屬鮎之別種鄂州

按羅願爾雅翼也

以螻奴卽爲鮎不知

蚌之與螻別也尙未確云云據此知謝山但嘗見螻奴而於鮎實未之見也其所云鮎之別種去鮎固甚遠而不知其所賦之外蚌內蟹亦與鮎全然不類也至藏器云一蟹一螺似乎近之然鮎首又作蝦形不但一蟹且其首蝦上蟹下其身則螺乃天生形狀如此與所謂寄居者迥別此猶曰龍首人身非龍之寄居於人也余旣得鮎以告友人無知者惟張丈鐵峯

獨與吾說脗合蓋丈於奉化亦親見之同治十一年

四月六日記

羅漢松說

丁卯

有贈余羅漢松者問其所以名而不能答也既而樹結果凡木之果恆垂下恆旁見側出無定位而是果皆端正正在葉上其果作二層絕不似葫蘆似取小大二物而累之上小而下大上綠而下紫上正圓而下略扁上如頭下如身上渾圓無痕而下有痕類衣摺分面背面如面背如背望之如趺坐之僧或一果如枯坐者如坐眺者或二果如兩僧坐松下證道者或叢果如羣僧環坐

而說法者或一枝遠出一果在其上如異僧坐長槎渡  
滄海徑去者蛟門盧派楓伯來草堂見之歎曰是乃所  
以謂之羅漢松也余竊慨夫世之盜其名不毀其實往  
往問其所以名而不能答也作羅漢松說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二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一

書葛壯節公年譜後 庚申

公殺賊海上屢建奇勳浙閩大吏倚公爲重死事以來  
海內知與不知皆以爲神人余從公故人王君立泉假  
年譜讀之謀略節概凜凜有生氣嗚呼公何嘗死哉公  
自號凌臺二公子分字之故長公子以簡字小凌季公  
子以敦字小臺公旣殉節

朝廷震悼褒忠之典有加無已始用一品例賞給世職

復以文武一舉人分賜二公子他日

召見竝命入官於是小凌官甘肅同知小臺官湖北守備二公子皆骨鯁有父風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劾

慕陵念公忠烈寢其奏不行小臺以安陸營守備擢都司擊河南潰賊有功

今上賞花翎咸豐五年與賊力戰殉難隨州

上命以遊擊例優卹先是山陰宗滌樓侍御爲公建專祠既成請扁額

上書忠盡可風四字賜之至是侍御請卹小臺祠中

上復允其請嗚呼以公父子忠義奮激砥柱晚近固宜

被

兩朝知遇生榮死哀而

國家軫念死事之臣至於如斯其厚也凡爲臣子者亦當觀感而憤發矣余讀年譜既畢命邵生錄副存草堂復書近事於後以歸王君公嘗與王君手書有自贊小影云外貌桓桓中心烈烈智勇兼資萬人之敵識者謂公能實踐其言咸豐十年一月二十二日燈下

跋管天筆記 己巳

王右仲先生嗣爽管天筆記一本同治八年十一月周志齋從王氏裔孫借得之蠹蝕破碎至不可觸余命工

人為修治裝訂而時或以意補其闕字原書不知幾何

卷今首尾並佚約略之尙可得六卷其子目為異聞三

存九葉其前並佚今以後卷知此卷子目異聞四存二

耳由後二卷計之此卷約脫去十餘葉矣異聞四十三

葉此卷至叢訓當是異聞五存十考誤存十叢訓存十

全卷但偶有脫闕異聞五九葉考誤六葉叢訓五葉

正音存五葉此卷所脫當其他不可知矣此書蓋先生

讀書時隨筆記錄者或全錄他人語或附己意大都考

證之學至乎已竟為論議則別為管天筆記外編志柳亦借

得一本先生以明紳為國初遺老著此書時年已八十餘其中或自勵晚節譏

斥或臣而絕不作一怨懟



興朝之語和平蘊藉蓋與厚齋先生相近者也所錄字  
蒼古朴秀中如校字缺末筆檢字缺从語及明代諸君  
並爲空格疑出先生手書者果爾王氏子孫尤當珍爲  
球璧矣十二月一二夕讀竟識其卷首先先生鄞之榆莢  
村人一名甲村志柳居蔡家衝相去甚近故能知其遺  
書所在先生詩已刻者曰密娛齋巍然大帙也又有未  
刻彙一本志柳皆爲余借來初二夕二更鄉後學徐時  
棟記

跋錢忠節公南征集殘本 戊辰

皇清賜諡忠節錢公止亭南征集殘本自六卷至十卷

凡五卷其前五卷失去矣吾鄉明季死事之臣尤著者  
陳恭潔公張忠烈公并公而三恭潔集偶有寫本且其  
詩數十首聞沁泉已刻之康熙鄞縣志中忠烈奇零草  
北征錄等書雖無刻本而傳鈔幾徧郡縣惟忠節詩文  
見全太史所作神道碑者曰正氣堂集曰越中吟曰南  
征集余搜覓鄉先正遺藁僅得正氣堂集節錄本後燬  
於火其餘皆絕無影響卽余交游中前如玉曙山王雲  
壁湯耕吾諸文近如夏佩香董覺軒劉藝蘭諸君並好  
收拾彙梓文獻間之亦俱云未見同治七年五月二十  
二日忽從鄭杏卿得此一本而後喜可知也吉光片羽

太息鼓殘破壁碎珠嬰是瓊寶人喜斯陶識諸卷端公  
以舟中宰相而又受制於權臣顛顛蠅灘鯨背之間發  
爲詩文自多憤怨之辭亦未免有所指斥顧夷齊采薇  
作歌至以暴君目聖武各爲其主頑民激烈之言固無  
損於新朝仁武萬一也況我

聖朝寬大之恩千古未有

純皇帝特予表章易名有典

聖恩優渥如此而其後修鄞志者尙不以公及忠烈諸  
集入藝文志無乃所謂

上有德化而下不能承宣之者耶得此本之夕徐時棟

謹記

跋續甬上耆舊詩 戊戌

先生之作是書也始排定先輩姓氏搜訪行事以及其  
詩未成書而先生遽歸道山其稿本流落轉徙僅而得  
存此後乃卒無有起而定之者承平日久天下以詩歌  
相爭尙士大夫又各據一席搜羅其鄉人詩品隲得失  
以出而抗衡當世嗚呼豈不盛哉甬上以文物之國又  
得宗師雄伯主持風雅雖僻在東海而號稱極盛二百  
年來尙未有一選集重海內望又久之而愈闕然壇坫  
空矣諸君子其何以告無罪於先生哉余嘗疑蒼蒼蒼者

若無意於斯士辛苦不易得生有心人如先生隨之以  
貧窘又不肯長其年幾幾足以成書而奪之以去每爲  
念及流連慨歎何可言道猶幸先輩姓氏尙存於目錄  
有志之士得考究於故家譜牒遺文斷簡之中以略補  
其闕失然而先生死且百年此百年中任其貴者誰乎  
祿祿者食肉尙不暇而曰爲我作有心人必將遭白眼  
而唾棄之弗顧夫流風未遠文獻固自可徵假令天復  
生先生焉必不肯聽其叢殘蕪滅而委之露莽已也然  
則此一卷者我猶將視爲告朔之犧羊乎舊本目錄不  
知出何人手文義乃牽合不順又往往與本書相刺謬

稿嘗陋之二校既完將重付裝潢謹爲釐正稍可觀覽  
爰者馮先生嘗告我曰甬上詩不得刻宜別刻先輩姓  
氏以存其略斯言蓋重可痛惜也夫戊戌九月十三日  
後學徐時棟識

跋句餘土音稿本 庚子

全謝山先生句餘土音稿本二冊余以廉值得之賈人  
首尾稍漫漶中亦多蠹蝕又裝訂錯亂不可讀道光己  
亥五月始爲排比補綴重裝之煥然改觀足寶貴矣此  
本不知何人所錄字亦端好而先生以淡墨塗改乙註  
之書眉紙尾幾無隙處嗚鶴虞氏故蹟一紙則全出先

生手歆邪飛動自然名貴先生既歿其高第弟子董小  
鈍刻是書卽據此爲本卷中有校勘而與塗改之筆不  
類者小鈍書也原本無柬鈍軒詩而小鈍增之鈍軒小  
鈍父欲彰其親故以意增入而他日付刻終復削去以  
是見前輩於師長著作其矜重不苟如此

跋四明杖錫山漢隸

戊辰

距鄞城百二十里杖錫山有屏風巖高丈五六尺刻四  
明山心四字字徑二尺許古相傳爲漢隸自余讀郡縣  
志及先輩著作卽知有此刻意磨崖必經久雖屢劫兵  
燹當在也往歲靈修縣志屬徐杜輿老友徐曙峯訪山

中掌故且問此刻無恙否曙峯年七十一矣爲余乘肩輿深入去杖錫寺前半里得之而山中無椎麤乃伐竹縛橫木架板使一僧梯登其上黏紙於巖溼之抑其凹而以煤平指之揭而視巖上宛然他日入城貽余觀者皆驚喜得未曾見端勁雄偉誠沈嘉則所謂出漢人手非後代人能辦者

國初朱餘古作寺志旣謂漢隸又謂葛稚川筆蓋一氏以稚川爲神仙山川井臼往往駕名不足憑也四明山多磨崖大書然如四窗三峽中峯再來石之屬皆宋元人所作故山中石刻莫古於此豈惟山中卽明州金石



今幸存者未能或之先也乾隆閒嘉定錢曉徵來修縣志擬立金石門而錄唐以來碑版而遺此刻則寶康瓠而棄周鼎矣昔者蕭山毛大可據錯誤唐史與吾四明爭賀監甚且謂四明山在餘姚不在甯波詳見余所作賀監里居考大可記醜言辯不難造禮經何有史事若餘姚黃梨洲則實事求是者也乃其作四明山志與前明戴司成爭四明主山謂主山當在餘姚之大俞夫主山在越州之餘姚而開元閒人強奪之而以其山名吾州歷千百年之久無議者而獨賴梨洲大可起而正之此固事理之萬萬無有者也夫題之曰山心其爲是山之主山可知

也杖錫之爲明州境四明山心之爲漢隸卽梨洲山志  
無異詞也彼漢人者豈能逆料後世之必分明越而豫  
袒明州人而故刻此四字於明州之境乎然則此四字  
者正漢人之所以定主山而唐人之所以歸明明州今甯波府  
越越州今台州府台台州府公有之山於吾州者亦從可知已  
四字固直下吾室低小不能懸之當臥遊因分裝爲二  
幅而爲記一篇屬會稽孫生峴卿書其四旁蓋此刻實  
繫我郡望掌故不惟是漢隸足寶貴已也同治八年五  
月望日鄞徐時棟跋

書劉忠公南豐謚議眞蹟後

庚午

宋高祐中追謚南豐爲文定劉忠公漢弼實覆議之草  
稿具在十九世孫晉祥以刻諸石宋制太常議謚必覆  
於考功忠公自權而眞三居是職所議多矣獨以此稿  
圖示子孫殆所謂有道碑無媿色耶六百餘年完好無  
恙是則其鯁直敢言之氣自有不可磨滅者在也抑公  
與徐忠愍公元杰同出西山之門則以正廷立朝又同  
以極諫忤權相而死乃忠愍謀楚楚之策賴

聖朝表章大顯於世而公集無傳焉然則公之文章實  
天下後世願見不可得者一旦得并其手蹟並見之其  
寶貴當復何如晉祥此刻於是乎有功文獻固不第珍

重先澤而已

跋王厚齋尙書九里廟碑 庚午

鄆西兩湖一廣德湖一卽廟前新河尙書撰唐吳侯九里廟碑稱侯開西郊之湖不言何湖當尙書時廣德已廢而碑云鴻隙堙兮謠豆芋又尙書撰九里廟詩云廣德湖爲鴻隙陂召棠樂社誰敢毀於是吾鄉先輩竝據此謂侯開之湖實廣德也謝山亦誤讀此碑故然廣德議廣德祀與有吳侯不開於唐曾南豐湖記已明甚卽以此碑考之碑中方以句章隲廣德湖與侯開之湖爲主客而謂侯開時廣德可耶碑之鴻隙詩之廣德皆客詞也彼鴻隙堙兮而

侯開之湖依然也故其下卽云侯嘉績兮依其在渚彼

廣德廢兮廟且莫毀

白鶴廟祀開濟廣德諸公

而侯開之湖况無恙

也故其下卽云杭稼充羨侯之賜廟食長存如此水夫

嘉績猶在渚此水方長存而謂其湖已廢可耶然則侯

開寶廟前新河尙書碑詩並不誤後人誤讀之也又此

湖重開於南宋吳丞相更名新河到今稱之廣德旣廢

其地曰湖田亦到今稱之而尙書此碑不稱河而稱湖

是亦致誤之由矣余撰新碑

九里廟今曰澤民廟

旣考定詳言之

周中翰業復刻王碑因附數語以訂前志之誤同治九

年閏月徐時棟跋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一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三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題跋二

跋明陳半湖先生墨蹟 附原書 戊辰

侍生陳槐頓首再拜鹿園萬大人先生道契丈走辱  
愛深厚睽違良久幸朝命賁臨江右必冀樂旋故鄉  
獲少敘契闊竟成徒仰恭喜弄璋蘇長公云無官一  
身輕有了萬事足深爲先生忻雀諒江右非久淹之  
地不日喬擢衰老尙強飯會晤有期且論嬾侍又將  
就館仁者有後子姓誦誓不必卜之耆龜占先世列

大夫之種植培滋之固信知有今日也有官有子是  
宜上抗躬賀惜晚年出入尙有稽戀以故吳山接目  
而雲樹停思若左右也簡書當不宿朝命不久稽宜  
卽戒行以攄王事此臣子之大分也故人迂老之見  
如此望弗爲異餘不旣陽至後六日槐頓首再拜啟  
外書帕奉賀

宸濠之變半湖先生早料及之謀未成而難作遂以徒  
薪之士與爲焦爛之客及王文成功成先生所以阻逆  
璫而爲社稷計者尤深遠忌者譏之歸老甬上全太史  
所謂有安社稷臣置之疏逃非徒遠之又從下之石者



也此書乃先生家居時賀萬鹿園都齋生子者是時都督方寓杭州而新有江右之命故書中并及之且云簡書當不宿朝命不久稽宜卽戒行以攄王事此臣子之大分也廿年林下時已衰老而江湖魏闕每飯不忘如此道光閒先生十二世從孫漁珊丈宰關中見此書於同僚廨中驚喜下拜出他名蹟易之以歸其族第一樓孝廉先生耳孫也鄭重遺澤裝潢爲長卷而屬余識其由來先生故宅在舊廣德湖之樓下陳村今一樓尙世其居相隔四百年遺墨之流落人間者厯五千里返故土而仍入其子孫之手是殆非偶然者矣先生功業文

章前輩已有定論願無稱先生書法者此卷隨意揮寫  
殊不減前明諸大家余既得見先生墨蹟又從一樓鈔  
先生所著聞見漫錄爲一樓幸亦自幸於鄉先輩有緣  
耳漫錄猶明刻本一樓客滬上得之同治七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再跋 庚午

此書賀都督生子拜官不著何年書尾但稱陽至後六  
日而已考萬氏譜都督以嘉靖壬辰起江西司闈則此  
書當作於壬辰乃都督二子竝生辛卯在拜江西命之  
前一年不應鄉里故人遲至明年十一月始聞其生子

也且書中既言恭喜弄璋又言諭嬪侍又將就館是所  
賀者適子之生而庶子尚在母腹乃疑齋縣簿謙甫實  
爲純齋參將達甫之庶兄書言又不應顛倒之也然則  
此書殆非魯鼎耶然明史及省府縣志與一切傳記中  
都督傳無言其曾官江右者都督由南京大教場坐營  
告病歸既而起江西司閩  
以病不赴故諸二子之生相先後卽在起官江右時亦  
家皆不之及也  
非詳考家牒無能知者且此書雖陳詞不多而其文其  
字與其印信楮墨皆萬萬無僞理而有不合者何耶蓋  
都督既寓杭州故鄉婚友時適音聞嫡配方恭人與姬  
人竝有身書疏中蓋嘗及之至是聞其生一子而以重

江之隔誤旁生爲正出固情在理中者也江西司關譜  
書壬辰或此命下於辛卯里中早得聞知而公贖則明  
春始達譜據捧檄之年遂以爲壬辰近時除授職官奉  
文得耗有相距至年餘者由今視昔尤事理之常不足  
怪也然則此書之作實嘉靖十年辛卯歲十一月參將  
猶未生矣參將生辛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余重愛先生手蹟旣爲一樓  
跋之又恐滋惑博雅之士故復考究而詳言之非好爲  
是瑣瑣也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丙夜書

跋朱竹垞檢討墨蹟

甲子

朱竹垞檢討手書憫忠寺舍利碑跋爲吾友陳樹珊駕

部所藏者檢討不以書名而行墨之閒自合古法良由  
多讀書多見古金石刻所致耳此書作於康熙二十四  
年檢討年五十七余舊藏其贈吾鄉鄭寒村太守詩墨  
蹟於時檢討年七十九矣欹斜飛動幾入神品始知學  
與年進非可強也草堂一炬詩墨已歸天上僅有石刻  
在灌浦鄭氏而此書雖經亂離儼然無恙可喜亦可幸  
也

題鄭寒村詩札

戊辰

寒村先生墨跡在吾鄉者多晚年病風後左手書少年  
筆墨不數數觀矣前余藏先生右手書行草大幅極佳

劫火失之今得此詩札雖帛渝墨敗亦慰情聊勝無也  
主老道兄者餘姚黃圭一 百家 梨洲先生之子札申所  
云叱名先生前先生卽梨洲蓋是時寒村與圭一同讀  
書山寺檢寒村集當可得其時地噫此札寥寥數行而  
證人社申請前輩學問之勤友朋之樂皆可想見百餘  
年來風流闕寂題識遺札爲之浩歎

又題寒村山樹圖

戊辰

溪上鄭高州寒村先生晚年苦半肢風自名爲風字曰  
半人以左手作書畫古致錯落書氣盎然對此自覺有  
靜澹閒遠之意同治七年閏月余得之其裔孫杏卿明

經付裝工重裝之

題查宮詹臨米南宮書 丁卯

吾姻鄭蓮卿觀察好蓄古書畫或介疑似不能決輒求  
余鑒定之一日示余數種余愛宮詹此幅蓮卿卽購以  
贈余姿媚有骨力雖臨南宮而實參之以東坡者視諸  
帖中所刻宮詹書蹊徑稍別秀勁則過之也向余藏宮  
詹阿彌陀經小楷冊子頗自寶貴嘉興馮勺園先生屢  
索借觀亦祕不肯出劫後失之今猶惋歎余所得宋元  
以來名蹟雖不甚富而贗鼎則少兩遭喪亂一罹祝回  
子靡遺矣顧念雲烟過眼古人恆事但使收吾物者亦

知愛惜則人遺之人得之正復何憾蓮卿雅知此意故  
不惜割愛見贈而余猶戀戀前冊殊自媿其未達也同  
治六年六月十六夕記

題王太僕書幅 丁卯

王太僕秋楂先生書郭景純游仙詩四幅一幅書癸未  
十一月三日一幅書安瀾世叔鑒政癸未爲道光三年  
安瀾者吾友鎮海倪芑生公子之父總戎諱起蛟字也  
總戎以道光初官海壇鎮會高麗人飄入閩海總戎衛  
送出竟其人贈以國中上用紙十餘幅總戎寄歸家中  
時先生方以孝廉里居訪芑生見之稱賞剖二紙爲四



幅書之而去無何總戎卒於官芑生不忍裝挂什襲篋  
衍今年三月芑生歿遺命以此書貽余七月十日其壻  
陳杏船孝廉攜至草堂道光甲辰先生由粵西入都會  
爲余書小幅是歲年已六十有二蒼老則過此若結構  
圓勁精力彌滿似稍遜此中年作矣後六年先生遂以  
粵賊之變死節龍州方粵賊之始謀不軌也先生謀知  
之力擒其魁洪秀全與其黨五百餘人將誅之而大吏  
必不可僅斬李嘉耀等數十人而悉縱其餘秀全旣歸  
揭竿遽起潢池赤子浸成大憝咆哮蔓延至十餘年之  
久而後乃平之嗚呼世第知先生之忠而不知其知與

勇乃至身獻曲突徙薪之策而卒與爲焦頭爛額之上  
客是又可哀已先生書名滿天下居官甚廉每貧甚則  
書數紙付質庫易錢米而余所以珍重此四幅者固不  
惟其書也而況又重以吾故人生死之交情也乎同治  
六年丁卯七月十一夕記

題羅兩峯畫達摩像 丁卯

揚州羅兩峯所畫達摩像同治甲子余得之鄭杏卿明  
經者袁子才紀文達諸人稱兩峯目能見鬼善畫鬼今  
其畫佛亦神品如此余嘗見方于魯墨譜初雕本中樵  
達摩像極工此與想彷彿而狀無俗塵則遠勝之昔吾

友樓月潭太守晚而好畫尤善鑒別古畫一日來草堂  
余出示此畫甫展軸見樹葉卽驚歎曰此必高手展視  
旣終不覺下拜因謂陳魚門刺史近從杭州人得金冬  
心畫佛與此真兩美哉余曰固也狀貌衣服旣與此工  
力悉敵寫重巖潏然出雲氣與此畫樹根枝葉亦異曲  
同工兩峯本冬心弟子宜乎竝妙然冬心所畫雖不能  
舉其名品要是深山窮谷中入定高僧則豈有山中枯  
坐無歲月而其髮乃如新髻者揆諸事理不及此畫之  
毫髮無遺憾然則此畫爲青冰矣月潭撫掌曰此格物  
入微之論也因題此畫憶與亡友論列之語并記之同

治六年七月廿四夕

題俞石年花卉小幅 丁卯

此海甯州俞石年 承德 所作也為秋海棠玉簪剪秋羅

三種悉娟秀有生意先是吾友慈谿虞意琴 振興 工繪

事嘗春明時所交多畫家道光丁未四月余下第將歸

買都中冷金箋付意琴屬轉乞請君意不欲重煩諸君

故裁箋為小幅但屬寫花卉而已久之以五幅寄至一

年家吳縣潘星齋 曾瑩 一年家子烏程鈕叔裳 承筭 一

慈谿洪樂吾 觀 一石年一意琴自畫也也日及門象山

史嬾仙 錦標 來草堂見之稱歎謂隨意揮寫竝皆佳妙

乞一紙去亦爲余畫之於是共得六小幅或著色或墨

筆多草本小花而種類無重複者同治癸亥十一月草

堂焚如凡古今人書畫之在壁上者孫月峯張瑞圖皆

書條幅 瑞圖所書頗佳然余王漁洋五言鄭寒村行

惡其人雖失之亦不甚惜也張芭堂七言飛及余所

大劉石庵七言錢魯斯小行書張芭堂七言飛及余所

求諸前輩年好之書邊壽民之蘆雁大直奚鐵生之松

萱大方無名氏之洛神小直幅上有鄭簡及吾友李梅

卿維駱之梅花條幅梅卿遠宦與前所述諸君之畫

皆爲人劫去倉黃攘奪中有小幅落汙泥拾視之石年

此畫也鄭重故劍命畫兒使工人重裝稍寬邊幅并記

吾故有如此昔放翁以燼餘東坡集爲焦尾本今吾此幅亦可謂之焦尾畫矣丁卯七月二十四日記時幅中所畫三花皆盛開庭中

題奚鐵生松萱圖 己未

奚鐵生圖畫名天下俗師贗本幾滿都市此松萱圖爲慈谿鄭二雲司馬作之以壽其母七十蒼老而娟秀窈窕而深遠名下信無虛也題詩一律亦不俗書法則全學涪翁者昔歲道光庚戌余歸自京師將以明年爲母太夫人稱六十慶念時賢書畫或易觀欲求古人筆墨若斯圖者獻堂上而不可得而是歲季冬遽遭終堂之

